

# 《大门大院》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大门大院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0840015

10位ISBN编号：7500840012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社：中国工人

作者：显晔

页数：17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

# 《大门大院》

## 内容概要

《大门大院》主要内容：一桩桩高墙内的不幸事件，道尽了豪门里的荣辱与辛酸。吉林尚府的深宅大院，圈尽了年轻漂亮的少奶奶、小姐和丫环，同时也束缚了本不安分的少爷们的手脚。在不幸婚姻的重压下，四少奶奶月娥和春娥为了爱情本能地挣扎；二少爷尚世冲本能地出走；孙辈的媳妇于秀花和于秀英为了生存本能地杀人越祸；倾国倾城的三少奶奶婉玉本能地诠释着她的善良；五少爷尚世宁本能地犯上，又以一种本能的弱点暴露了怕死的本相，他将勾搭寡嫂的责任全然推卸给不幸的女人。一部原汁原味的豪门史，一部展示人世沧桑的生活长卷。

# 《大门大院》

## 作者简介

显晔，本名沙铁成，吉林长春人。1978年11月开始从事散文诗歌和中短篇小说的创作，后来埋头于长篇小说的写作，二十多年共创作作品近600万字，问世作品150余万字。先后荣获国家及省市文学创作奖项五次，出版的长篇小说有《官宦人家》、《雪腥血冷》、《万历风雨》，其中《官宦人家》为2002年度畅销小说。

第二章 尚世彬和婉玉的行婚仪式是在着栈旁边的宗蕊堂举行的。宗蕊堂宏大气魄，是尚府府内议事、婚丧嫁娶等活动的重要场所，平日里门庭紧闭，这日却红垂幔帐，管乐齐天。正堂上一副对联曰：“万宇仙天擎寰珠，百尺红蕊馨香霭”，横批“天作地合”，老爷太太并排坐在龙凤椅上，诸位少爷奶奶、公子小姐、远近亲眷等黑压压地挤满了人。尚世彬和卢婉玉随着管家朴作修的唱腔双双跪拜天地，跪拜高堂，又夫妻互拜之后，由一对金童玉女手牵红绶引导着向后院走去。这时候天约黄昏，晚霞映衬下的玉树假山木廊石桥显得分外妖娆，路边的积雪银光耀眼。婉玉蒙在红盖里，凭着以前的记忆想象着周围的景象，竟然产生了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，她只希望这种感觉长久一些，童男童女引导的路能漫长一些……那悦耳的喜乐之声笼罩着尚府，同样也刺激着两个四少爷的遗孀谭月娥、谭春娥的心。月娥、春娥姐妹俩年龄差两岁，虽然守寡两年有余，可大的只不过二十上下，正是春心荡漾、凡心浮动的年纪。打早儿听说三哥的大婚之喜，就如坐针毡一般，联想到新人的幸福，不免心如刀绞。丫环琴儿饭也不做，火也不烧，撇下她们随张嬷嬷帮厨去了。姐妹两个只得偎在冰冷的炕上，饭也没吃一口，一味地抱头痛哭。的确，合府上下没人理会这两个“冷宫”之人。春娥正想出去讨杯热茶，忽听管箫之声向后院逼来，连忙唤起姐姐月娥，齐到廊下观看。这时周围已经站了许多孩童，春娥好动一些，强拉着姐姐往人堆儿凑，挨到了二少爷屋里。月娥一时间忘却了饥饿，一门心思地注意新人的到来。老早就听丫环们说起三哥家的这位侧室如何美艳、如何窈窕，与三哥如何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，今儿个也想见识一下，然而脚跟还没站稳，就被管家婆子张嬷嬷轰到了一边。“老四家的，这是你待的地方吗？冲了三少奶奶的喜，老爷太太能饶你们？快点儿回去。”张嬷嬷恶狠狠地轰着，月娥、春娥向后躲着。一不留神，月娥脚下一滑，打了个趔趄，身子倒在一位公子的怀里。月娥脸儿一红，急忙闪身，低着头，妄图离开。“月娥四嫂，慢走一步。”那位公子拉住月娥的衣袖说，“四嫂不认识弟弟了？我是世宁啊！”“啊，是世宁弟弟呀，你不去学堂啦？”月娥瞥了一眼尚世宁，怯怯地说。“我已经毕业了。二位嫂嫂不必拘礼，这是三哥的喜事，你们也热闹热闹，等会儿吃酒席去。”“不了，老爷见了会骂的。”月娥鼻子一酸，泪水溢出了眼眶，拉着春娥的手往回走。尚世宁望着两位四嫂的孱弱背影，内心升起万般的怜悯。如何才能救她们于水火呢？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公子哥初生牛犊，竟然产生了一种大胆的怪念。新人队伍步入翠育轩门首。翠育轩内也响起了鞭炮。鞭炮声中，张嬷嬷高声唱道：“挑盖头。”门内站有一个十分秀气的女宾，双手将红绸缠裹的秤杆儿捧到尚世彬的面前，这女宾名叫秋红，是翠育轩的丫环。尚世彬从秋红手上接过秤杆儿，以一种非常轻柔的动作揭去了婉玉头上的盖头。立时即刻，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人儿感染了闹洞房的子侄辈的公子们。公子们未等张嬷嬷号令，已经猴急地一哄而上，将婉玉抬了起来，向洞房跑去。公子们这样一闹，搅乱了张嬷嬷的节奏，慌慌张张地简化程式，唱出了司仪的最后一道号令：“新人入房，坐福金床。”公子们将婉玉抬上了新房的大炕。炕上的褥子下面垫着一把砍柴用的大斧，这些孩子不知深浅，将婉玉扑通一下撂到了斧上，大斧垫得婉玉臀下一疼，差点儿叫出声来，这便是所谓的“新人坐斧喜开怀”。六个七八岁的男童也都上了炕，一个接着一个给新人“跨尿臊”，正所谓的“十月怀胎金童来”。闹洞房的序幕拉开了。婉玉认出一个是姐姐的儿子，一把将他揽到了怀里。“秉炎，你可不能跨姨娘的尿臊。”“为啥呀？”孩子不理解。“因为你是我儿子。”“不，你是我姨娘，我是娘的儿子。”孩子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。婉婷是过来之人，知道孩子闹洞房没有深浅，便抓些花生松子打点大一点儿的子侄们，以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。翠育轩热闹非凡，素心庵却闹翻了天。月娥将琴儿从前院端来的酒菜掀翻了一地，哭着数落道：“都说外面的嫌我姐俩，怎么你也欺我们不成？大凡事儿都要有个限度，你可好，一跑整整一天，饭也不做，炕也不烧，莫不是盼我们死不成？”“谁盼你们死，今儿个是府里的热闹日子，哪家的婆子丫头不是被传到前院帮忙来着？你们不能到前院去，难道还要把我拴到屋里不成？再说，这米啦油啦都在厨房摆着，你们搭把手也就把它弄熟了，难道没我你们就饿死不成？”“好，好，都道奴大欺主，我们用不起你，你走好了。”月娥哭着喊起来。“走就走，谁愿意在你这干似的！”琴儿到侧屋打点被褥，被春娥按住了。“好妹妹，这么晚了你往哪儿走呀。我姐姐这两天心情不好，你就担待着点儿。”“我哪里不担待来着，今天张嬷嬷让我给大厨帮忙，你们也是知道的……”琴儿也委屈地哭起来。正在这时，房门打开，三小姐尚世莲提着一个饭笼进来了。“哟，你们主仆拌啥嘴呀，打架啦？看这菜撒的呀，怪可惜的。”三小姐年约十九，长得全身臃肿，又是一个单帮，现在还没有订下婆家。照她自己的话说，这辈子嫁人算是没有指望

了。或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，平日里与四少奶奶感情甚好，经常陪着月娥、春娥吟诗作对，抚琴抒怀。琴儿抹了一把泪水，到侧屋引柴烧炕去了。三小姐打开饭笼，将两碗肉菜和一盆米饭摆到了炕桌上，对月娥说道：“今天世宁弟弟见琴儿帮了一天大厨，想着二位嫂嫂还没用餐，就弄了点儿饭菜让我捎过来，嫂嫂们就别再骂琴儿了。”月娥哭得更加伤心：“妹妹看我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！都是我那害人的爹，攀高枝把我姐俩嫁到这暗无天日的地狱。”“得了吧，四嫂，咱们女人就那么一回事，只要能活着，一天能吃饱三顿饭，管咋样的哪。”三小姐大大咧咧认命地说。是夜来临，合府上下燃起了三十六盏大红灯笼，在习习寒风的摇曳下，忽明忽暗如鬼火一般，前院的戏园子锣鼓家伙声铿锵悦耳，唱声曲声回旋荡漾，大戏已经开始了。闹洞房的子侄们到戏园子耍闹去了。翠育轩的新房里静悄悄的，尚世彬和婉玉脸对脸地坐着，谁也不说一句话。正房里的婉婷实在等不住了，便掀起门帘，领着儿子走了进来。“咋的啦？娶媳妇娶傻啦？连自己该做什么都忘了？”婉婷杵了尚世彬一下，嗔怪地说。“哪里话，这不是等你来着。”尚世彬急忙下炕，讨好一般服侍大夫人坐在炕上坐下。儿子秉炎爬上了炕，噌地一下蹿到婉玉的怀里。“二娘好。”他说。婉玉苦笑一下，扳起儿子的脸吻了吻，然后努努嘴儿说：“乖儿子，以后别再说二娘这两个字了，姨娘很不喜欢的，你还是叫姨娘好听。”“那就叫娘吧，反正我活了今天没明天的，小秉炎将来还要妹妹好好待承哪。”婉婷在旁边说。婉玉吃惊地看着姐姐，忽然贴着姐姐的脸儿，将凤顶簪掉在炕上，小秉炎连忙抓起戴在自己的头上。“姐，我不许你这样说，我要跟姐姐和哥厮守一辈子。”婉玉撒娇地说。“婉玉，姐姐说得没错，她的那个顽疾始终没有治下去。”尚世彬点了一锅老旱烟，有滋有味地抽起来。他的那个烟锅儿是红铜色，墨绿色的玉烟嘴儿配上雕花水曲柳烟杆在婉玉眼里好精致。尚世彬讲述道：在婉婷的成长史册上，吃药与吃饭是等同的，什么养心丸定心汤的，几乎天天不能间断。由于是先天顽疾，怀秉炎时可谓九死一生，光是救心的药类就吃了不下一箩筐，昏迷就达好几次，好不容易将孩子生产了，她也就剩下了半条命。打那以后，尚世彬特别注意夫妻间的房事，由于万分小心，婉婷再也没有怀过孕。再看秉炎，由于母亲怀他的时候用药过度，导致孩子先天不足，虽然现在过了七岁，可看上去就像五六岁的孩童一样单薄。婉玉听着丈夫的诉说，热泪盈眶地抱住姐姐，最后跪到姐姐面前发誓说：“姐姐不要胡思乱想，不管啥时候，小秉炎都是我的亲生儿子，都是我最疼的心头肉。我和哥都听姐姐的话，只要姐姐身体好，能和妹妹厮守终生，就是妹妹的最大福分。”她打开一个陪嫁的箱笼，取出一只木匣，抽下匣盖拿出一颗百年老参说：“姐姐，这是爹带给姐姐的人参，他让姐姐万事顺心，千万不可动气啊。”婉婷接过人参，眼中含泪说：“爹还是这么关心我。”戏园子里面灯火通明，主人客人家丁婆子足有一百多人，分男女落座。老爷、二老爷、舅老爷坐在最醒目显眼的位置，身边只有一个长得如芙蓉花的丫环陪着。舅老爷生性内向，除了随声附和，从不发表议论，所以戏园子里除了戏台上，怕也就是老爷、二老爷来唱主角了。此时戏台上正唱着二人传《单刀会》，关公的唱腔让尚维琛、尚维钊弟兄两个着了迷，尚维钊自然是旁若无人地直叫好。“大江东去浪千叠呀，引着这数十人，驾着小舟一叶划呀哈。又不比九重龙凤阙，可正是千丈虎狼穴，大丈夫心好烈哪。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哪呀。”“赏！”尚维钊忘情地喊道，身边的马弁将十两纹银甩到了台上。尚维钊说：“大丈夫就应该有这样的气质。大哥，兄弟跟你走南闯北三十年，佩服的也就是你这种气质。”“哪里，这种气质对付俄毛子可以，可对付袁世凯那种人就不灵了。”尚维琛吸着旱烟说。“袁世凯算他妈了巴子，张大帅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。哥，告诉你个内部消息，袁世凯要称帝了，听说宣统那个小犊子还要做他什么女婿。他娘个，只要他做皇上，张大帅不反，我就拉杆子做胡子，咱也当当松江吼。”“胡说，你当胡子，这个家还要不要了？”尚维琛瞪起了眼珠。“那有什么，这个队伍还是大哥你的，你做大寨主，兄弟心里还有点底。”“得了吧，维钊，政治上的事咱还是少过问的好，倒是要想想把你的大烟瘾给戒了吧。”“大哥，你太小瞧人了，我已经戒烟有半年多了。”“是吗，怎么戒的？”尚维琛来了兴趣，欠着身体问弟弟。“这呀，说来也怪，上次大帅来视察，可巧我烟瘾犯了，那个狼狈呀，丢老人了。我一想，这不行，得戒。”尚维钊给旱烟锅装满了烟叶，用洋火点燃，吧嗒吧嗒吸了两口说：“我就让弟兄们把我绑在炕上，一天几顿给我喂吃喂喝，端屎端尿，不管我发啥样的火，他们都不许给我松绑。就这样绑了十多天，硬把我的烟瘾给戒了。”他趁兄长不注意，用手摸了一下丫环的屁股。“好，好，你侄可算有救了。”尚维琛兴奋地站了起来，“维钊啊，等年后我把你侄送到兵营里，你给我把他那毛病好好治一治，这几年他吃喝嫖赌抽啥坏事都干，三十四五的人了，能把人气死。”“大哥，你放心，冲儿的事我包了，到时候管保给你送回一个彬儿式的好孩子。”尚维钊拍着胸脯说，又向四下里看了看。“咋的，彬儿没来？”“媳

## 《大门大院》

妇刚过门，他能来吗？”尚维琛呵呵笑道，随后吩咐丫环：“冬梅，你去叫一下老三和他的新媳妇，就说是二老爷想看看他们。”“怕不好吧，照规矩新媳妇今天不能向长辈开脸的。”舅老爷说了一句。“对对，规矩不能破，新媳妇今儿个不能向咱们开脸。再说孩子们正在忙活哪，受点儿惊吓可容易做病的。”尚维琛唤住了冬梅，他可真喜欢冬梅这张脸蛋子，恨不能将冬梅生吞活剥了……

正如二老爷所说的那样，翠育轩早早儿熄了灯，婉婷搂着孩子，静静躺在炕上，聆听着侧房内的翻云覆雨。不知咋的，她感到一阵心酸，莫名的嫉妒笼罩心头。她努力驱散这种心魔，可是心魔强劲地控制着她的心房。万般无奈，她拧起了自己的大腿。与此同时，侧房传来婉玉的一声尖叫，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冲着侧房发火道：“我说当家的，你就不能温柔一点儿？用那么大劲干啥呢？你把我妹妹当成什么了，玩物？”

# 《大门大院》

## 编辑推荐

这是一篇较为优秀的作品。整个情节布局都很紧凑，虽然是一部群像作品，但是在人物关系和互动上的处理可以看出作者是花费了不少心思的。以小说的可读性而言，节奏流畅使得这部作品可以得到一个较高的分数。作品的文字比较朴实。在那个年代里生存的人，顽劣的，情色的，叛逆的，都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接连发生，这种矛盾中激发高潮的做法作者处理的很不错。傍依着乌拉城南十里多远的松花江畔，坐落着一座豪宅。由于连年战乱，胡子出没难定，主人竟将这座庞大的宅院建造得如同城池一般坚固。院墙宽达八尺有余，是用尺长见方的上好石料夹杂着白灰掺和的黏土垒砌而成，高达两丈三，备有箭楼、瞭望台等护城设施，而墙外是宽达丈二的壕沟。平日里，不时有笨拙的狗熊跌入壕沟而无法逃生，不幸成为宅院主人的猎物。面向吉林城的方向是宅院的正门，正门高达一丈，朱红色的老漆明光锃亮，门上楔着铆钉，裹着铁皮，厚达尺余，质地是一色的老岭百年红松。城门开时，两边各是四个壮汉，喊着号子，吱呀呀地一阵摩擦声响，二十名家丁护着院门，大车浩浩荡荡地出进。每逢此时，定是府宅重大活动。这不，一早儿门楼便挂起了两个醒目的大红灯笼，府门大开，两排穿着统一的家丁持枪而立，气派非凡，一辆辆马车、一排排人群进出频繁。怎么回事？原来今天是府宅里三少爷的喜庆之日。

# 《大门大院》

## 精彩短评

- 1、吃喝嫖赌的男人，  
古板碍于面子的老爷，  
无奈的女人。
- 2、怎么就不能消停的过日子啊



# 《大门大院》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[www.tushu000.com](http://www.tushu000.com)